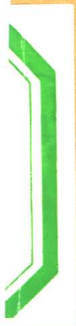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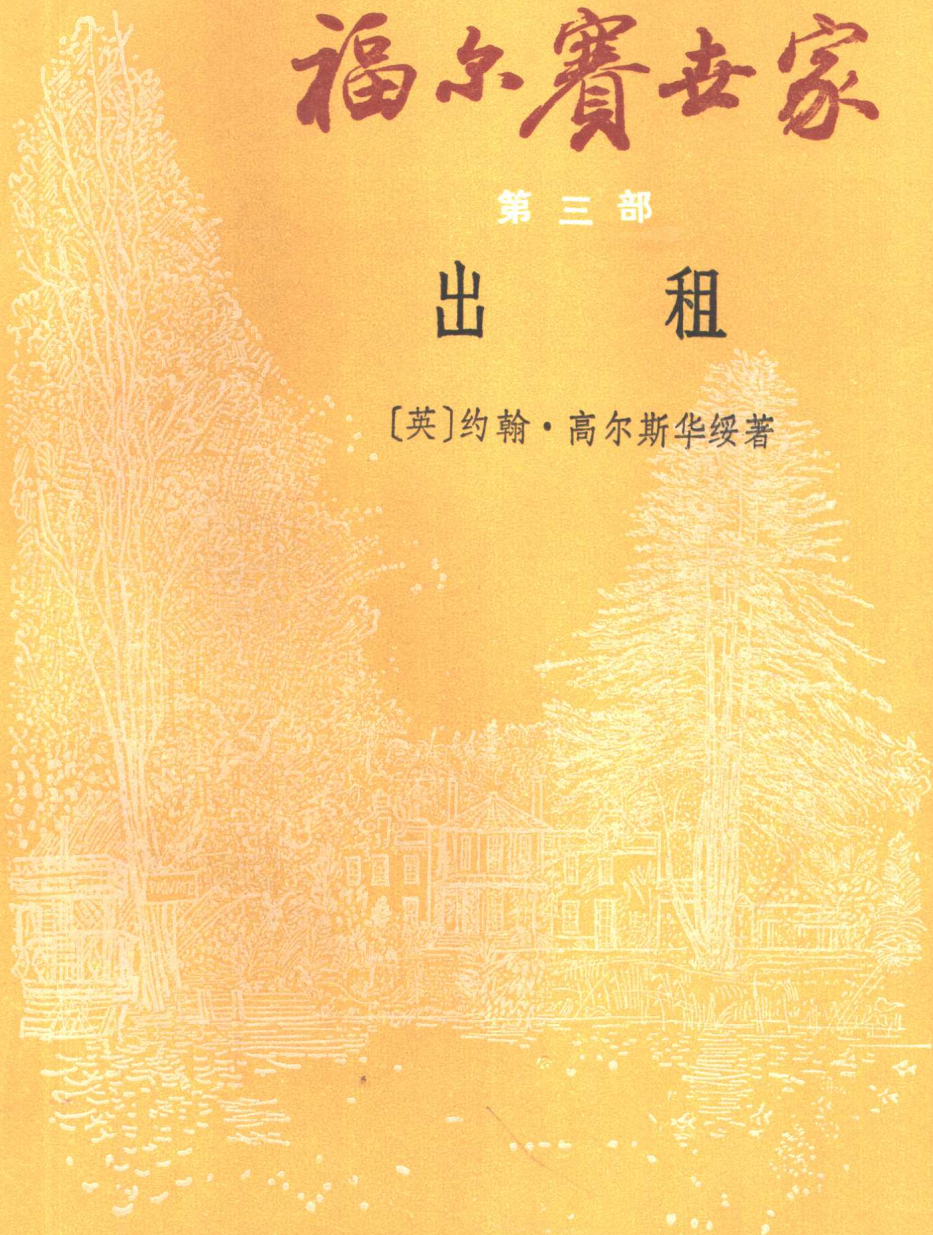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出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福 尔 赛 世 家

第 三 部

出 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 煦 良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John Galsworthy

Forsyte Saga

To Let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51 年版本译出

福尔赛世家

第三部

出租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9,000

1978 年 2 月新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书号: 10188·16 定价: 0.84 元

第三部

出租

这两个仇人种下的灾难的祸根

使一对舛运的情人结束掉生命。

——《罗米欧与朱丽叶》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邂逅 · · · · ·	2
第 二 章	精细的芙蕾 · 福尔赛 · · · · ·	23
第 三 章	罗宾山 · · · · ·	32
第 四 章	古墓 · · · · ·	42
第 五 章	家乡的原野 · · · · ·	54
第 六 章	乔恩 · · · · ·	66
第 七 章	芙蕾 · · · · ·	72
第 八 章	草原牧歌 · · · · ·	80
第 九 章	戈雅 · · · · ·	85
第 十 章	三人行 · · · · ·	99
第十一章	二人奏 · · · · ·	106
第十二章	神经 · · · · ·	114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母与子 · · · · ·	128
第 二 章	父与女 · · · · ·	134
第 三 章	会见 · · · · ·	150
第 四 章	格林街 · · · · ·	162

第五章	纯福尔赛事务	169
第六章	索米斯的私生活	178
第七章	琼插手进来	190
第八章	背城借一	197
第九章	种下祸胎	205
第十章	下决心	216
第十一章	梯摩西的预言	222

第 三 卷

第一章	老乔里恩显灵	238
第二章	供状	249
第三章	伊琳!	257
第四章	索米斯盘算	262
第五章	一门心思	271
第六章	走投无路	277
第七章	使命	287
第八章	忧郁的调子	297
第九章	橡树下	303
第十章	芙蕾的婚礼	306
第十一章	老一辈福尔赛的最后一个	318

第一卷

第 一 章

邂 逅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二号的下午，索米斯从自己住的武士桥旅館里出来，打算上考克街附近一家画店看一批画展，順便看看未来派的“未来”。他没有坐車。自从大战以来，只要有办法可想，他从来不坐馬車。在他眼睛里，那些馬車夫都是一群沒有礼貌的家伙；不过現在战争已經結束，馬車又有点供过于求起来，这班人遵照人性的习惯，又开始变得有点礼貌了。虽說如此，索米斯仍旧不痛快他們，心灵深处总把这些人和过去阴暗的記憶看成一个东西；而現在，就如他这个阶级所有的人一样，隱隱又把他們和革命看成一体了。大战期間，他曾經有一个时期相当焦急；和平后有一个时期焦急得还要厉害；这些經歷都产生了一种頑强的心理后果。由于过去屡次三番在想象中看見自己破产，所以他現在已經毅然决然不相信这在实际上有可能了。一个人每年付掉四千鎊的所得稅和超額稅，境况总不会坏到哪里去。廿五万鎊的财产，又分散在几个方面，而且只負担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就是有人异想天开要征起資本稅来，也絲毫奈何他不得。至于把战时利潤充公，他是百分之百地贊成，因为他自己一点沒有，而那班癩三正活該这样下場！不但如此，古画的行情如果說

有什么变动的話，那就是更加俏了，而他自从大战开始以后，收藏的画却越发值錢了。还有，空襲对于一个生性謹慎的人說来，也只有好处，使一个向来頑强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了。由于空襲使人耽心到财产的全部崩潰，那些由捐稅造成的部分損失也就不大使人害怕了；另一方面，由于对德国人的无耻痛恨慣了，他对工党的无耻也自然而然会痛恨起来；如果不是公开地痛恨，至少在自己灵魂的神庙里是如此。

索米斯一路走去。時間还早着，芙蕾跟他約好四点钟在画店碰头，而現在才不过两点半。走走路对他有好处——他的肝脏有点抽痛，而且人有点发毛。他妻子只要进城，总是不耽在旅館里，他的女儿总是到处乱闖，就象战后多数的年輕女子一样。虽說如此，在战争期間，她总算年紀还輕，沒有真正抛头露面过，这一点总得感謝老天。当然，这不等于說他在战争开始时沒有全力支持国家；不过在全力支持和让妻子女儿亲自出馬之間，还是有一道鴻沟的；这由于他的性情有种地方很古板，就討厌情感过分激动。比如說，他就曾經强烈反对安耐特回法国去（在战争的刺激下，她开始称呼它“亲爱的祖国”^①）看护那些“勇敢的士兵”；那时候她非常之漂亮，而且一九一四年时人不过三十五岁。把她的健康和容貌都要毀掉！就好象她确是个看护似的！他当时就坚决不許。还是让她留在家里給兵士做做針黹，織織絨綫吧！安耐特因此沒有去成，可是从此就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漸漸养成一种嘲笑他的习惯，并不是公然嘲笑，而是在一些小地方不断地嘲弄他。至于芙蕾，战争总算替她解决了要不要

① 书中为反映安耐特和其他法国人的口气，插进一些簡單法文，譯文不再保留，只加重点以示区别；下同。

上学的复杂問題。鉴于她母亲对战争的态度，芙蕾最好离远一点，这样还可以避免空襲，也不至于一冲之兴做出逾越的事情来；有这些原因，所以他把芙蕾送进西部很远的一个学校，在他看来，地点和学校程度都算兼顾了，可是自己对这个孩子却想念得厉害。芙蕾！这个带一点外国情調的名字，是她出世时自己突然决定給她起的；虽則这个名字是对法国人的显著让步，可是他从来没有懊悔过。芙蕾！名字漂亮；人也漂亮！可是心思总定不下来，太定不下来了；性情又那样执拗！而且满知道挟制得了自己的父亲！索米斯时常盘算这样鍾爱女儿实在不应当。真是老糊涂了！六十五岁了！年紀不算小，可是自己并不觉得，原因是，尽管安耐特那样年輕貌美，他的第二次結婚却只是淡墨山水。也許这倒是运气。他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热爱过，那就是对他的头一个妻子伊琳。对了，而且他的堂兄乔里恩，那个娶伊琳的家伙，听說已經是老态龙鍾了。七十二岁的人，从他第三次結婚起又过了二十个年头，难怪乎如此。

索米斯中途停了下来，靠着海德公园騎道的欄干憩一下。这地方从他出生和他父母去世的那所公园巷房子，到他三十五年前享受初版婚姻生活蒙特貝里亚方場的小房子，剛好是中点；所以是一个很适合的怀旧場所。現在他的再版結婚生活又过了二十年了，那出古老的悲剧就象是隔世一样——可以說，自从芙蕾代替他盼望的儿子出世时就結束了。多年来，他已經不再懊恨沒有生儿子，連隱隱約約的恨意都沒有了；芙蕾已經把他的心填滿了。反正，她姓的是他的姓，而且到什么时候会改姓，他根本就不去想它。真的，他模模糊糊觉得，好象只要賠奩相当闊气，說不定就可以把那个娶芙蕾的家伙买了过来，再叫他改姓；这有什么不可以，現在說起来不是男女平等嗎？所以，只要想起这场

灾难，这种模糊的感觉就会使他寬慰一下。可是暗地里他仍旧认为女人和男人并不是平等的；一想到这里，索米斯一只弯曲的手便使勁地擦起臉来，终于摸到自己的下巴，那只使他感到安慰的下巴。多亏了平日飲食有节，这张臉并没有变得痴肥；鼻子很削，而且一点不紅，花白的上須剪得很短，目力始終未衰。花白头发秃上去一点，使前額显得高了起来，可是由于身体微微有那么一点僵，正好弥补这里的变化，所以一張臉看上去并不太长。現在老一輩的福尔賽里只剩下一个悌摩西了（現在是一百零一岁）；悌摩西如果看見他的話，就会象往常一样，說時間並沒有在这个最闊气的小輩福尔賽身上引起任何变化。

籐悬木的綠蔭剛罩在他修整的軟呢帽上；大禮帽他是早已不戴了；在这种日子里，引人家注意到自己的富有是毫无道理的。籐悬木啊！他的思緒一下子就飞往馬德里。那是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复活节，当时为了决定不下买不买那張戈雅的画，他就象航海家为了发现陆地一样，特地跑到这位画家的故乡去研究一番。他的印象是，这家伙很了不起，确是个大手笔，真正的天才！尽管那班人把他抬得这样高，在他們兴头下去之前，他要把他抬得更高。第二次的戈雅狂热将要比第一次还要厉害；是啊！他于是收进。那次上馬德里去，他还請人摹了一張叫“摘葡萄”的壁画；这在他还是第一次；画的是一个一只手撑着腰的女子，他看了觉得很象自己女儿。這張画現在挂在买波杜倫的画廊里，可不大上眼——戈雅是模仿不了的。可是碰到女儿不在場时，他还会看看這張画，原因是画中人那种輕盈剛健的腰肢，弯弯的开闊的眉毛，黑眼珠里蘊含的焦切梦想，都使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眼珠是灰色；真正的福尔賽家人沒有一个是褐色眼珠的；她母亲的眼珠是藍色，然而芙蕖偏偏生了一双黑眼

睛，可不怪嗎！不过她外祖母的眼睛却是黑得象糖浆一样！

索米斯又开始向海德公园三角場走去。在全英国更沒有比这儿馳道的变化更大了！由于他的出生地点离这里只有一箭之路，一八六〇年以来的事情他全都記得。在孩提时他便被大人帶到这里来，瞠目望着那些穿紧身褲、留腮須的花花公子以騎兵的姿势在馬上馳騁；看戴着白荷叶边大礼帽的人举帽为礼，神情最为閑散；还有那个罗圈腿的矮子，穿一件长长的紅背心，总是夹在时髦人中間走来，手里牵上几条狗，想要卖一条給他母亲：查理卷毛犬^①，意大利跑犬，就爱挨他母亲的擁裙——这些人現在全都見不到了。真的，現在什么上等人士都看不見了，只看見許多工人一排排枯坐在那里，除掉几个跳跳蹦蹦的年輕女子，戴着圓頂帽，跨騎在鞍子上馳过^②，或者一些不懂騎术的殖民地的人，坐在雇来的寒儉相的馬上，来回奔馳，什么都沒有得看的；偶然看見些騎幼駒的小女孩子，或者借騎馬舒散一下肝脏的老头儿，或者一个勤务兵試騎着一匹高大的“冲锋陷陣”的战馬；純种馬看不見，馬夫也看不見，礼貌、风度、談笑——全看不見；只有这些树还是一样——只有这些树对人事的变迁毫不动心。一个民主的英国——又紛乱，又匆促，又噪杂，而且好象沒有一个完似的。索米斯灵魂里那一点乖僻的脾气激动起来了。那个高貴文雅的上流社会永不再来了！錢是有的——是啊！錢是有的——他父亲就从来没有象他这样有錢过；可是礼貌、情趣、风度全不見了，失陷在一片广漠的、丑陋的、摩肩接踵的、聞見汽油味的粗

① 一种曾为英皇查理二世喜爱过的卷毛犬。

② 以前英国女子騎馬只是橫坐在鞍子上，象男子一样分跨在鞍上的还是第一次大战后才看見。

鄙寒暄中。这里那里潜匿着一些中落的阶层，代表风雅和高贵的习气，可是零零落落的，正如安耐特常說的，非常寒碜；要指望再看見什么坚定而合理的风气出現可別想。而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花朵——就是扔在这片礼貌全无、道德败坏、乱嘈嘈的新世界里！等到工党的那些家伙掌握政权以后——如果他們有朝一日掌权的話——那就还要更糟。

他从三角場的穹門走了出去；謝謝老天爷，这座穹門总算不再被探照灯的鉛灰色照得奇形怪状了。“他們最好在大伙儿都去的地方装上探照灯，”他想，“把他們宝贵的民主照得通亮！”他沿着毕卡第里大街那些俱乐部的門前走去。乔治·福尔赛当然已經在伊昔姆俱乐部的拱窗前面坐着。这家伙現在长得更胖了，簡直成天坐在那里，就象一只一动不动的、諷刺而幽默的眼睛注视着人世的衰謝。索米斯加紧了步伐，他在自己堂弟的視線下总是从心里感到不自在。从前听見人說，乔治在大战期間写过一封署名“爱国者”的信，抱怨政府限制跑駒吃的雀麦。瞧，他不是坐在那儿！又高大、又魁偉、又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头发梳得亮亮的，一点儿不稀，涂的当然是最好的生发油，手里拿一張粉紅報紙^①。哼，他可沒有变！索米斯心里——这在他有生以来可能是第一次——忽然对这个促狭的亲人从心里感到一种同情。这样大的块头，分开的头发梳得这样整洁，一双眼睛就象叭喇狗那样凶，他这个人如果代表旧秩序的話，倒还不容易搬得动呢。他望見乔治把粉紅報紙摆动一下，好象招呼他上去。这家伙想必是要問問自己财产的事情。这些财产現在还是由索米斯代管；原来二十年前——那个痛苦的时期——他和伊琳离婚时，

① 专登賽馬新聞的報紙。

索米斯虽則只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一个名，但是不知不觉地把所有純属福尔賽家的业务全攬过来了。

他只迟疑了一下，就点点头走进俱乐部。自从他的妹夫蒙达古·达尔第在巴黎去世以后——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肯定不是自杀——这所伊修姆俱乐部在索米斯眼中好象变得上流些了。乔治，他知道，也已經不再干那些荒唐事儿，現在一心一意只放在飲食享受上，吃起来总拣最好的吃，使自己不至更胖下去；至于賽馬的玩意儿，照他自己的說法，“只养一两头老廢物保持一点生活兴趣而已”。有这些緣故，所以索米斯在拱窗前面找到自己堂弟时，并不感到过去上这儿来时常感到的尷尬心情，好象做了一件冒失事儿。

乔治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来。

“战后还没看見过你，”他說，“嫂子好嗎？”

“多謝，”索米斯冷冷地說，“还不错。”

乔治臉上的肥肉有这么一刹那挤出隱隱的揶揄，眼睛里也显露出来。

“那个比利时家伙，普罗芳，”他說，“现在是这儿的會員了。一个怪人儿。”

“很对！”索米斯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老悌摩西；他說不定随时都会咽气的。想来他的遺囑已經做好了把？”

“做好了。”

“你应当去看望他，或者随便哪一个去一下——老一辈子里最后的一个了；他現在是一百岁，你知道。他們說他就象个木乃伊。你預备把他葬在哪里？按道理应当給他砌一座金字塔才是。”

索米斯摇摇头。“葬在高門山祖坟那边。”

“哼，我想如果葬在别处的话，那几个老姑太会要想他的。他们说他对饮食还感兴趣。你知道，他说说不定还会活下去。这些老一輩的福尔赛可真有他們的。十个人——平均年龄八十八岁——我算了一下。这应当和三胞胎一样少见。”

“就是这些事嗎？”索米斯說，“我得走了。”

“你这个不通人情的渾蛋，”乔治的眼睛好象在回答。“对了，就是这些。你去看望看望他——老家伙住在古墓里說不定要显圣呢。”乔治臉上肥綫条形成的笑容消失了，他接着又說：“你們做律师的可曾想出什么办法逃避这个狗所得税呢？固定的遗产收入受到打击最厉害。我往常每年总有两千五百鎊；現在弄得仅仅拿到一千五百鎊，生活費用倒拍了个双。”

“啊，”索米斯低声說，“賽馬受到威胁了。”

乔治的臉上显出一絲勉强的自卫神情。

“哼，”乔治說，“我从小受到的教养就是游手好閑，現在人老力衰，却一天天穷下去。这些工党家伙非全部拿到手决不干休。到那个时候，你打算怎样来謀生呢？我預备每天工作六小时，教那些政客懂点风趣。你听我的忠告，索米斯；去竞选議會議員，先把每年四百鎊拿到手——还可以雇用我。”

索米斯走后，他又回到拱窗前自己座位上去了。

索米斯沿着毕卡第里大街一面走，一面深深玩味着他堂弟适才的一番話。他自己一直是克勤克儉，乔治則一直是又懶惰，又会花錢；然而，如果一旦把财产充公，受到剝夺的倒反而是他这个克勤克儉的人！这把所有的德性都否定了，把所有福尔赛的原則都推翻了。离开了这些，試問还能建立什么文明社会呢？他认为不能。他那些藏画总还不会充公，因为他們不懂得这些

画值多少錢。可是，一旦这些瘋子榨取資本起来，这些画又能值多少錢呢？全成了落脚貨了。“我自己倒不在乎，”他想，“在这样的年紀，我可以一年靠五百鎊錢过活，然而完全不感到什么不便。”可是芙蕾！这笔财产，在投資上分布得这样明智，还有这些謹慎挑选和收集来的宝物，不都是为了她！如果弄到后来都不能交給她或者遺留給她，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現在跑去看那些无聊的未来派作品，弄明白它們有沒有前途，又有什么用呢？

虽說如此，他抵达考克街附近那家画店时，仍旧付了一先令，拿起一份目录走了进去。大約有十个人正在东張西望。索米斯走前几步，迎面看見一座象是被公共汽車撞弯的电灯杆子。这东西就陈列在离牆三四呎远的地方，在他那份目录上写的是“朱庇特”^①。他帶着好奇心細看这座石象，因为他新近对雕刻也稍稍留意起来。“这如果是朱庇特，”他想，“不知朱諾^②又是什么样子呢。”突然間，他看見朱諾了，就在对面。在他看来，朱諾簡直象一只水泵帶两只柄子，穿一件雪白的薄衣裳。当他还在凝望这座象时，两个东張西望的人走到他左边停下来。“太妙了！”他聽見其中一个說了一句法文。

“狗屁！”索米斯一个人暗罵。

另外一个的年輕声音回答：“你錯了，老兄；他在捉弄你呢。当他象上帝那样創造了朱庇特和朱諾时，他在說：我看那些傻瓜可吃得了这一个。他們果然全吃下去了。”

“你这个小渾蛋！伏斯波維基是一个創新派。你难道看不出

① 羅馬神話中的天帝。

② 朱庇特的妻子。

他已經把諷刺帶到雕刻里來了？造型藝術、音樂、繪畫，甚至建築的前途就決定在諷刺上面。非如此不可。人都膩味了——情感的玩意兒誰都不喜歡。”

“哼，我還能夠對美感到一點興趣呢。我是經過大戰的。你的手絹掉了，先生。”

索米斯看見一塊手絹遞到自己面前。他接過來，但是天然有點疑惑，就湊近鼻子聞聞。氣味對的——是陳花露水的香味——而且角上有自己名字的縮寫。他稍微放心一點，就抬起眼睛望望那個青年人的臉。兩只耳朵有點招風，一張帶笑的嘴，一邊留一撇小胡子，就象半截牙刷，骨碌碌一對小眼睛。

“謝謝你，”索米斯說；然後有點氣憤地又接上一句：“很高興聽見你喜欢美；這種事在目前是不大見到的。”

“我簡直着迷，”年輕人說；“可是你跟我是一顆果僅存的了，先生。”

索米斯笑了。

“你要是真的喜歡畫的話——”他說，“這是我的名片。隨便哪一個星期天，如果你到河上去並且願意光顧的話，我可以拿點真正的好畫給你看。”

“多謝多謝，先生。我非常之願意到府。我叫孟特——馬吉爾。”他把帽子除下來。

索米斯這時已經懊惱有點冒失，所以只抬一下帽子還禮，同時不屑地看看年輕人的同伴，那人打了一根紫領帶，蛞蝓似的難看的腮須，鄙薄的神情——就好象自命是個詩人！

他好久沒有作過這類冒失的事情了，所以就找了一處凹進的小間坐了下來。他怎麼糊里糊塗把名片送給這樣一個飛揚浮躁的青年？而跟他在一起的又是那樣一個傢伙。這時，一直藏